

中文视窗

2014年10月10日

总第7期

■ 主 管：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 题 词：杨慧林教授

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描绘丰富的世界。

■ 主 编：朱 敏

■ 指导老师：胡玲莉 黄彦菲
■ 副主编：李 焱 王亦琳 李芙蓉 袁梦洁 周 晓



2014级新生入学

9月9日，2014级新生入学报到活动在明德广场举行，文学院顺利迎来本科生41人，学术型硕士研究生95人，专业型硕士研究生86人，博士研究生26人，共248名新生。图为写有雨露校长、张建明副校长、孙郁院长签名的新生T恤。【详见4、5版专题《2014，文学院的新鲜血液》】

我院举行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学术讨论会

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学术讨论会于2014年8月25日至2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本次讨论会由《中国语文》编辑部 and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共有来自内地以及美国、加拿大、中国香港地区的三十余位学者参加。本次讨论会是中国内地首次以“互动语言学”为主题进行的学术讨论会。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朱冠明副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语文》主编沈家煊教授致开幕词。沈家煊、王洪君、陶红印、方梅、李晓婷、张惟、顾曰国、贺阳分别作大会报告。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就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会议在我院举行

9月3日至4日，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会（ICLA Executive Council）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召开年度会议。来自美国、英国、德国、荷兰、日本、印度等12个国家的20余名理事与会，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北京大学周小仪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张隆溪教授等作为中国理事出席。

9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联合举办欢迎晚宴，招待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会成员，陈雨露校长出席并致辞。理事会会议结束后，与会学者出席了9月5日至7日由国家汉办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举办的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并参加其中的分组会议“文化语境与文本阅读：一种比较的语言”。

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正式召开

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9月6日上午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堂正式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校长巴泰雷米·若贝尔，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国务院副秘书长江小娟、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靳诺以及米亚斯尼科夫、德莫特·莫兰、汉斯·伯顿斯、艾恺等一百多位海外汉学家与会。80多位中国学者，60多位孔子新汉学计划的外国青年学者，30多位驻华使节代表共同出席本届世界汉学大会。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主持开幕式。

副总理刘延东对出席大会的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问候。她强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曾面临种种危机和战争的考验，但是跨文化的交流却从来没有中断。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使者，汉学家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刘延东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向在座的各位代表，向所有关心支持中国发展，积极的推动中外交流的汉学家和各界人士表示了由衷的敬意和感谢并祝大家中秋快乐。

中国作家劳马获颁2014年蒙古国最高文学奖

以短篇小说、微小说写作而著称的中国作家劳马（马俊杰）9月2日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获颁2014年蒙古国最高文学奖。这是该奖项首次授予中国作家，劳马也成为继日本作家谷川俊太郎、韩国作家高银之后，第三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作家。此番获奖，开启了中蒙文学交流的新篇章。

颁奖辞称，“今天我们荣幸地把这个荣誉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家劳马先生，他的小说翻译成蒙语进入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将它视为我们文学的一部分，他的小说具有诙谐幽默的特点，是我们接触外国文学所罕见的，在世界幽默文学中具有独特的风格，他的小说在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使我们能够在作品中读到自己，读到世界。”

我院2014级汉语国际教育硕士顺利入学

9月10日早7时，文学院在苏州校区开太楼一楼大厅的迎新点就开始陆续迎来了2014级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新生的入学。当天共有72名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报到，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4级新同学。

9月11日晚，文学院副院长朱冠明、苏州校区学生事务部主任刘姓等院领导专程到文汇公寓B10号楼和B2号楼看望同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苏州地区负责人张璐老师陪同参加。

9月12日上午9时，72名2014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代表文学院新生参加了苏州校区的开学典礼及专业教育大会。在9月11-13日期间，2014级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还参加了苏州校区举行的安全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校情校史讲座、苏州校区图书馆馆藏资源利用讲座等入学教育系列活动。

北大马真教授做客苏州校区

9月18日下午，北京大学中文系马真教授做客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同学们做了题为“语言研究的乐趣”的讲座。本次讲座由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苏州地区负责人张璐主持，文学院陈满华、罗青松教授出席讲座，这是面向2014级新生举行的第一次专家学术讲座。

马真教授提出在学术研究上要具有大胆的怀疑精神，并对同学们提出了做研究的八字箴言——“有心、用心，勤于思考”。她指出这八个字不仅是发现问题、而且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讲座结束后，马真教授与同学们展开了交流与互动。

本期导读

2版·专访

顾彬：语言与翻译

3版·专访

李夏德：心系中奥，学贯中西

4 5版·专题

2014，文学院的新鲜血液

6版·图文特刊

擦肩而过的“歪果仁”

7版·专访

用理想之花点缀领航红船

8版·专题

青春集合在军旗下

北大中文系陆俭明教授苏州独墅湖畔讲学

9月19日上午，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著名语言学家陆俭明莅临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为2014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同学们带来主题为“走出‘把’字句教学的困境——兼谈如何读书与研究”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苏州地区负责人张璐老师主持，文学院陈满华教授、罗青松教授出席讲座。

陆俭明教授指出了“把”字句教学困境所在，并解释出现“把”字句教学困境的原因。陆教授要求同学们一定要将自己所学到的理论知识消化吸收，巧妙地转化到教学内容中来。讲座后，陆俭明教授与同学们进行了亲切的交流与互动。

《光明讲坛》走进人民大学 孙郁教授主讲

9月24日，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在求是楼作了题为“鲁迅：在托尔斯泰与陀斯妥耶夫斯基之间的选择”的讲座。本场讲座由《光明讲坛》和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宣传部、文学院联合主办，文学院研究生会承办。《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刘伟、《光明日报》教育部主任王保纯、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王宏伟、《光明讲坛》主编刘茜等参加讲座。

讲座开始前，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马俊杰教授与刘伟副总编一行就人民大学与《光明日报》的进一步深入合作进行了交流。

《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刘伟于讲座前发表致辞。孙郁教授围绕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在鲁迅的思想资源、审美维度和艺术文本等方面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发表精彩言论，为现场的师生提供了诸多可供思考的文学议题。

文学院94级本科校友返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9月20日，文学院94级的30位校友本科校友返回母校，重叙同窗情谊……

9时30分，校友们在文学院党委副书记胡玲莉老师的带领下前往校史馆参观，并于博物馆门前合影留念。11时左右，校友座谈会于人文楼二层会议室举行。94级班长刘宇校友、时任班主任雒三桂老师、时任中文系团总支书记李遵清老师先后发言，与94级校友畅谈分享彼此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感悟。之后，文学院副院长徐楠副教授和党委副书记胡玲莉老师分别讲话。座谈会上大家回忆大学生活的种种趣事，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感谢人大和中文系给予了他们自由而笃实的环境，更创造了他们这个温暖而团结的集体。

座谈会结束后，94级的校友们在学生志愿者的陪同下前往食堂，共享怀旧午餐。至此，94级校友的返校活动圆满结束。



顾彬： 语言与翻译

文/特约记者 袁满芳
图/网络资源

关于语言 *Language*

问 我们知道，您很早对中国古典文学产生兴致，然而在当时的德国，中国的学问的传播和研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而您是如何对此产生兴致，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然后是日本学，并且来到中国？

答 大概是1967年左右，通过美国诗人庞德，我开始注意到唐朝的诗歌，我看到他的翻译，希望学一点古代汉语。在学习了古代汉语之后，我又开始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感兴趣，我当时在密斯特大学学习古代汉语时，好像还没有人学习这个。因为我的兴趣是在唐朝，我最后找到了一个在波鸿大学教书的导师，他是40年代在北京生活过的，他可以给我们介绍中国学者是怎么谈论唐朝的诗歌。我大概是1969年到波鸿大学后，才开始认真地学习中国文学。通过我的导师，我才开始注意到中国文学，唐朝、宋朝、民国，但1949年以后的文学，是我导师的同事介绍的。我还没有来到中国以前，我对当代文学不感兴趣，我的兴趣还是在中世纪。

问 您后来比较推崇的西川、王家新，他们也都是深受西方文学影响的诗人，在诗歌方面会借鉴很多的手法，在语言方面是不是也就显示了一种世界文学的特质？

答 他们和中国传统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的来源是英语国家的文学。所以，现在只有学好英语国家的文学，才能够知道他们的题目、纹理、语言、关联是从哪里来的。

问 现在，很多的诗人在创作的时常常提倡要恢复一些古典资源，也有很多的诗人在尝试。中国古典诗歌在当下复活，您觉得这有可能吗？

答 这还是一个语言的问题。比如说，庞德或者是我，我们都受到唐朝诗歌的影响，所以我们也是按照唐朝诗歌的方式写作，但是我们使用的不是拉丁文，也就是说，我们用的不是古文，我们使用的是现代语言。当代诗人，如果想要从唐朝的诗歌中学习和写作，这是可以的，但是他们不应该用古文，他们应该用现代普通话。如果要效法唐朝诗歌的特点的话，应该要创造一种新的语言，应该用他们技巧、他们的写作方式、世界观和形象方面的资源，就像庞德等一些美国当代诗人，他们也是在唐诗的影响下，开始创作一种新的美国诗歌，当然，这些都说明，你必须有自己的语言。

我一直不太喜欢、也不太同意一种想法，就是将中国和外国分得很清楚。最晚从19世纪末，欧洲的诗歌都有受到中国的影响，他们的诗歌虽然写于国外，但是不一定是外国的诗歌。有很多的诗人，他们受到中国诗歌的影响之后，不再能够说是中国现代诗和中国当代诗能够分得很清楚的人物。庞德在某个角度来看，是一个中国的诗人，但是现在的学界很少说到这个，原因之一，他们都不懂外语，他们不能看原文，第二个是他们也不懂外国文学的发展，所以他们总是在重复固定的说法。

问 您一直强调掌握其他语言的重要性，因为很多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都缺乏丰富的语言基础。

答 是的，语言是我们研究工作的基础。现在的世界非常复杂，如果一个人他只掌握一种语言，那么其实他什么语言都不会，他会是盲目的，并不能看到什么。如果学习了好多的语言，你就会知道，原来语言也可以这样，文学也可以这样。在现在的中国，基本上只有诗人在做一些翻译，并不多，比如王家新、西川。但是，写小说的人好像都不做翻译，他们也不感兴趣。原来，一个作家的任务是把国外的同行的作品介绍给他的读者，在过去两百年的德国，我们是有这个传统的，连一个不太会中文的作家，他们来到中国以后，也会去认识中国的作家，然后介绍给德国的读者。所以，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全部都被介绍到了德国。但，德国当代哲学在中国没有什么读者，就像在美国一样，甚至是不存在。因为在中国当代作家中，除了诗人以外，他们没有责任感。是的，他们应该对文学怀有责任感，包括国外的文学在内。

关于翻译 *Translation*

问 那您所说的责任感，是在中国当代作家里面普遍很缺乏的。那在中国现代作家身上，又是什么样的呢？

答 中国现代作家没有缺乏。现代作家中比如郭沫若、鲁迅、茅盾，他们都做过翻译和介绍。但是，中国当代作家中，如果我们不谈诗人的话，他们好像没有这种责任感。王蒙翻译过美国的短篇小说，但是只在两三年之内，他放弃了这份工作。现在我想不出来一个写小说的作家，他来到国外以后，和某一些人见面，并向读者们介绍这些人，这也是一个语言的问题，因为中国当代作家基本上不会外语，因此他们与国外的作家见面时，需要一个译者，但是译者不一定是懂文学的。

问 您认为，掌握了语言之后必须做一些翻译工作，小说家必须是一位翻译家？

答 是的，我认为作家的任务也是要做翻译工作。因为在德国，从很早开始，重要的作家也是重要的翻译家，我们有一个很长的历程。做一个不翻译、不介绍国外文学的德国当代作家，这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能有的。因为中国是不重视翻译的，翻译的稿费也非常低。所以很多会德、法语等外语的人，特别是大学老师，这些教授，他们都不搞翻译，因为并不能得到什么。得不到什么钱，得不到名誉，大学也不会承认。这点让我非常难过。一些会外语的中国老师、教授，他们不是真的重视文学，他们不是为了文学而做事，他们重视和考虑的都是个人利益，这是最可怕的。如果德国汉学界全都是如此，那么在德国基本上不会存在什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很多人，也包括我在内，都是做一些白翻译的工作。

中国的学者做研究工作，但是不搞翻译，这其实是很大的问题。因为通过翻译你才能发现文本的问题在哪里，你才可以思考你所了解的东西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所以，如果你要好好搞研究工作，你也好好翻译你所研究的对象。

问 您最早做中国文学的翻译工作大概是什么时候？

答 最早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翻译杜牧的诗歌，至今我已经做了四十多年。我原来翻译的作品都是我所喜欢的，现在我所翻译的基本上是当代作品，因为也并没有别的译者。在德国，有过翻译中国当代诗歌的人，但是现在有人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话，他会选择翻译小说去，因为小说卖得出去，能够挣点钱。而诗歌和散文就不一定。那些原来翻译中国当代诗歌的人，他们现在基本上都在翻译别的产品了。

问 那是在很大的范围内，大家都更喜欢阅读小说？也更喜欢翻译小说？

答 对，因为小说有市场。你甚至不需要找出版社，出版社也会来找你。而诗歌没有市场。我的诗歌翻译都卖得很好，我自己找出版社，和他们商量，看看能不能出版。我不喜欢这些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我在美国、德国和中国所看到的长篇小说都是失败的。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不在于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但是它的读者在当下已经不存在了，甚至没有读者。在德国，中篇小说比较成功，长篇小说也非常失败，而短篇小说同样没有读者。

问 那您在翻译中国当代诗歌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怎样才能做好中国诗歌的翻译工作？

答 唯一的问题，是我的母语。其实，母语比外语复杂的多，外语的学习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在翻译起来，译者一定要用最美的母语、最美的德文。德文是非常复杂的一种语言，和中文一样，翻译者会很容易犯很多错误。而作为翻译者，应该要避免这些错误。

关于中国文学史 *History*

问 您撰写过《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样的文学史著作，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十卷本也发行了中文本。在文学史已经非常丰富的前提下，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持您完成和继续坚持这些鸿篇巨制？

答 这其中好几个原因。第一，我对中国的文学史非常不满意，古代文学史还是可以，现代文学史也不错，但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存在很大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是有一个固定的背景，我们必须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分析中国当代文学，我们才能了解它的优点和缺点。比如说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什么来的是一个青年人，而不是一个老年人？我们也可以思考，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会专门写年轻人，谁又是第一个开始写年轻人的故事的人？这是第一。第二，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强调新，以新反对旧，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思想史强调“新”，为什么提倡“新青年”？“新”从哪里来呢？这是从欧洲来的，从法国革命来的。如果不是从这些历史来看中国当代文学，那么你就无法了解中国当代文学。

我常常会说，中国当代文学史非常无聊，美国的当代文学史虽然会好一点，但依旧不满足我的要求，因为美国学者和中国学者一样，缺少第三种语言，他们经常觉得自己完全可以不看我们所写的文学史。对他们来说，我们的汉学不存在，他们完全不感兴趣，因为我们的思路和他们的不完全一样。他们会重视史实，但是他们不分析作品。我写文学史的目的就是把所有的作品都分析一下，把它们都放在一个固定的历史的背景当中，这个背景不一定全部都是中国的，但是又必须和中国的历史有关系，所以中国当代文学史是空的。

问 您的文学史写作中古代文学史也是很大的一部分，您在写作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过程中，这种文学史写作的方式和观念也有受到中国的古代文学史写作的影响吗？

答 我会受到宗白华等人的影响，因为他们告诉了我怎么去分析唐朝、宋朝的诗歌，所以，我的《中国古典诗歌史》也是从中国写的。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我最感兴趣的不是唐朝的诗歌，也包括了唐代的传奇小说和散文。

问 您也非常关注中国古代的小说。其实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文学中小说也是有着自身的脉络和传统，您认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有没有继承和保留古代小说的资源呢？

答 如果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保留这些传统，这种尝试肯定是会失败的，因为他们只能重复故事，并没有办法加上新的东西。他们总是在用唐朝、明清已经讲述过的情节和形象进行重写，我认为很无聊。现在最可怕的是，你们还是想讲故事，但是讲故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能再去讲故事了，因为所谓的这些故事，还不如现实给我们讲的故事。比如，三月份失踪的飞机，直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有人能够把一个飞在一万米高的飞机被打下来，这样一个故事，作家能够想得出来吗？我现在不去听一个作家讲述的故事，而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就已经来了，而且还是真实的。另外，中国当代的作家，他们的长篇小说里，常常是在给我们一张图画，让我们去猜。他们根本不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这样，他们不敢说。他们让我们在作品中游乐，是为了市场而写作，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并不揭示什么。

问 80年代是中短篇小说非常发达的时期，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品。而进入90年代之后，长篇小说的创作逐渐显著起来。

答 这其实就是市场的原因，写长篇比较挣钱。我怀疑他们主要是考虑到读者和市场的因素，比如出版社就会督促他们多写长篇小说，而少写中短篇小说。其实，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是一种重要的艺术，就像鲁迅的短篇小说就是艺术品，是经典，每一个句子都是重要的。如果余华或者莫言他们在小说中的句子少一些、词少一些，都不会产生影响，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现在对于中国的大部分人来说，重要的是钱，其他的都不存在，都不所谓。



心系中奥， 学贯东西

——访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李夏德教授

文/特约记者 许运涛
图/网络资源

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一旁的会宾室里，我们见到了即将采访的对象：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李夏德教授。身着一袭铁灰色西服，操一口流利的中文，眉角间无不是飞扬的神采，眼前这位举止绅士、精神矍铄的外籍友人，令人很难相信其已年过花甲。

一、结缘中国四十载



李夏德曾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来华留学，就读于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即今北京语言大学）。时光荏苒，李教授与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结缘已长达四十余年。“40年了，我现在62岁，跟中国有那么密切的关系，这是我目前生命中三分之二的时间”，他如是说道。然而，他知道中国、了解中国的时间可能还要更久。在十一二岁的年纪里，这个奥地利小孩与笔画繁复的中国文字在书本中不期而遇，自此激起了他对于这个古老的国度长达一生的浓厚兴趣。在兴趣和新鲜感的带领下，他自学汉字写法，如今看来“虽然自学得再怎么对，但仍然乐在其中”。

1973年10月，维也纳大学汉学系迎来了它的第一批的学生，李夏德便是其中之一。在那里，他每周都要花上十几个小时学习汉语。在系主任的建议下，他申请到一笔奖学金。借此机缘，去中国留学的想法萌生在他的脑海。然而，在

七十年代，中国之于欧洲，就像风景旖旎却被云雾缭绕的山峦，令人心驰神往却又捉摸不透。“不是我很勇敢，而是我的父母很勇敢，他们同意我到中国来，我非常佩服我的父母”，李夏德深情说道。在获得了父母准允后，他只身一人坐火车途经西伯利亚，辗转莫斯科，终于在1974年的秋天踏上了中国这片熟悉而陌生的土地。李夏德说，他之前对于中国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国的语言跟文字。然而，当他亲临中国之后，才发现每一天都可以是崭新而又好奇的。留学期间，他不仅亲身感受了老北京的都市文化，还游历了中国的其他五六座城市。他在中阿（阿尔巴尼亚）友好人民公社挖过土，也在北京第二机械厂接触过重达两三吨的机床。他曾经在夜晚骑着他的自行车经过京郊无灯的小径，曾经在电话局为了给远在奥地利的双亲打一次电话而排队等候一个多小时，也曾搭乘过为了节省汽

油就在下坡时关闭发动机的卡车，他甚至还刚好赶上当时风头正盛的“批孔批孔运动”。人生的轨迹或许就是如此有趣吧，昔日批孔运动的见证者，如今已是一位出色的孔子学院外方院长。李夏德谈到当年大家批判孔子思想的运动，不禁感慨起这数十年光景间中国在政治、文化层面所历经的翻天覆地的变化。1975年，李夏德在京留学生涯结束。可那时的他甚至感到一阵失落，此番离去不知何日能重来？归国后三年，他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之后便留在了汉学系工作，潜心研究中国语言文学，并对中国的发展保持着高度的关心。如今，来中国参加一次学术研讨会、与相关机构商谈合作事宜，对李夏德教授而言都是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事。他自己也说，“我根本想不到四十年后，我会基本每月都来一次中国”。



二、孔院发展之思

维也纳大学的孔子学院自2006年9月成立以来，曾分别于2010和2012年两度获得“优秀孔子学院”称号。我们向李夏德教授请教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不断取得辉煌成就的缘由，他谦逊地说：“我必须强调，这个成就是我们一个团队共同的成就，是基于孔子学院这样

一个平台，由中方院长、外方院长、所有的教授老师以及志愿者们共同努力的结晶。”孔子学院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关系的职责，这样宏大的理想并不是单靠某位成员的一己之力就能实现的，因此团结合作的精神在此处就显得格外珍贵。此

外，李教授还谈及取得成功的征途中，不可不处理好的一对关系：那便是理想与现实。光有理想，则有可能不切实际；光有现实，则有可能缺乏进步的畅想。建设好孔子学院也是如此，审视现状、寻找不足与树立目标、做好规划理应是相互推进的。

今年恰逢孔子学院成立十周年，目前全球建立的孔子学院数目已多达400余所。《孔子学院规划2012—2020》更是明确指出孔子学院未来的发展目标：到2015年，全球的孔子学院达到500所，中小学的孔子课堂达到1000个，学员达到150万人。不知不觉间，孔子学院的数目正在快速递增，规模也不断扩大。谈及此况，李夏德教授援引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他说：“可持续发展对于孔子学院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既然建立了一所孔子学院，就必须照顾好好它，让它一直稳健地发展下去。如果数目太多、增长太快，不注意科学性的发展，那么以后势必面临不太好的后果。”确实，全球的孔子学院都是一个大家庭，如果某

一所孔子学院的运转状况不尽人意，那势必会影响外界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对它的看法；相对应地，如果有一些孔子学院成就不断，别的家庭成员就很自然会以之为榜样，效法跟进。“在这个大家庭之内，我们也应该有一种比赛的概念。一年一度的孔子学院大会以及其他的地区性的会议，都是成员国们互相交流学习、相互比赛竞争的良好机会”，李夏德教授说。此外，结合前不久来北京参加“中国梦”的世界对话研讨会的经历，李教授指出，如今，中国仍将在世界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招致国内外外的钦佩与担忧。中国的国际地位相较过去的一百年，已然有云泥之别。李夏德教授说，与

中国有密切关系或者研究中国的人，应该成为一座桥梁，针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提出自己所客观的看法，使外国更加了解中国。如果外国能进一步了解中国，那么这个威胁论很自然就变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学院的发展对于击破“中国威胁论”的谎言将大有裨益。孔子学院恰好可以作为一扇教学与文化交流的窗口，帮助不了解、甚至误解中国的外国人建立起关于中国的客观、公正的认知，同时也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相互成为彼此的镜子，共同来面对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各类难题。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三、聚焦东西会通



人类社会的发展虽然不断迎来创新进步，但这并不代表着我们高枕无忧。全球气候变暖、能源不断减少、淡水资源濒临匮乏、传染病的扩散蔓延等等，这些都是东西方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李夏德教授指出，东学、西学的交会共通，是基于深刻的历史经验之上，双方应该在对话沟通的过程之中共同寻求问题解决之法。中西学术研究因为生长环境的不同，可能产生不同的价值观；但作为人类社会的家庭成员，中西方共同肩负着保护地球生态、传承人类文明的职责。基于这一点，东学、西学需要在一个更为“全球化”的价值观的指引下，共同进行格物致知的工

作，进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出谋划策。当谈及本届汉学大会的主题“东学西学400年”的时候，李夏德教授激动地说：“这个主题非常重要！”400年前的西学东渐，是海外汉学的萌生之源。此后，东西文化的交流虽已绵延400余载，但其间收获的经验却着实有限。这就好比我们知道中国唐朝有2200多位诗人，他们的作品也能在《全唐诗》中找到。然而唐朝诗人的数目可能远远不止2200多位，只不过因为其他诗人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而不得人知，我们从历史、文学史等角度认识到的这2200多位诗人仅仅是唐朝诗歌殿堂中极其有限的组成部

分。同理，东学西学的400年，相较于人类社会上千年的文明史，也不过是极其单薄的一部分。何况，经过翻译、出版等流程，被东西方所彼此认识、接受的文化就成了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对于某一个历史时期内的文化交流，我们是不可能完整而全面的认知。目前东学与西学所了解到的，或许这只是人类文明的林中的一叶。“这也令人值得庆幸，因为有更多的材料应该拿来作比较或者分析，这说明我们的学术研究还有非常广袤的空间，李夏德教授说。李教授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资料卡

李夏德院长平易近人、身体力行，对工作充满热情、认真负责，与两任中方院长合作顺畅。他积极地向奥地利军政、媒体、教育及社会各界人士宣传孔子学院、介绍当代中国、力求加强与当地各方的合作。由于他为中奥文化交流做出的突出贡献，2012年，他被授予奥地利国家大十字勋章。为表彰他多年来致力于将中国文化带到奥地利、让奥地利人民走近中国，他荣获2013年度“约翰·拉贝”奖。

2014, 文学院的 新鲜血液

文/本报记者 李逸 王昌韵 俞珂
图/文学院学生会网络技术部提供

① 初来乍到——文学院喜迎新生

2014年9月9日,新学期入学第一天,我院在明德广场顺利迎接2014级新生。

上午6点,文学院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工作人员相继抵达明德广场准备迎新物资,为新生同学报到做好准备。今年为新生提供的人学准备材料包括:新生入学手册、2014级文学院院服、《中文视窗》和《世界汉学大会特刊》等。整个迎新活动在8:00之后也逐渐迎来了高潮。新生们自信而青涩,微微颌首间,眼神里满是期待。12级和11级的迎新工作人员相互配合,欢乐而高效。

上午9点半,文学院院长孙郁、党委副书记胡玲莉前往新生报到处迎接新同学。随后,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书记张建明老师及相关校领导共同来到文学院报到处时,陈雨露院长亲切询问了文学

院新生的入学情况,并在文学院新院院长上签名留念。
晚上7点,孙郁院长、徐楠副院长、胡玲莉副书记与2014级本科班主任邢华老师、辅导员许运涛同学及学生代表共同前往本科新生宿舍看望新生,给新同学送去来自文学院大家庭的问候与关怀。孙郁院长代表文学院欢迎新生的到来,他希望大家早日融入到文学院的大家庭,并嘱咐同学们在学习之余重视体育锻炼。与此同时,硕士研究生班班主任王敬老师、吴真老师前往硕士研究生新生宿舍探望新同学。
今年文学院共招收2014级本科生41人,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共95人,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共86人,博士研究生26人,共248名新生。



③ 第一次集体活动——新生融冰会

2014年9月17日,文学院2014级本科生和韩国留学生们在教二草坪进行了新生融冰活动。活动一开始,38名本科生分为4个小组,在13级本科生的带领下围坐在教二草坪上。同学们首先进行了自我介绍,在一番简单的交流后,每个小组的同学之间都有了初步的了解,教二草坪上也不时传出阵阵笑声。

趣味游戏中,中韩两国的同学们都逐渐放下了羞涩的包袱,或通力合作,或逗趣玩闹,欢乐难具陈。
分组游戏过后,同学们又被聚到了一起进行了名为“五毛一块”的游戏。主持人一声令下,大家竞相奔走,选择同伴,按要求各自围聚一团。简单的韩国留学生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节目。
活动的最后,14级本科新生和韩国留学生互留电话。而他们在文学院的友情之路也才刚刚开始。
今年新生融冰会和往年最

大的不同就是韩国留学生的加入。13级体育部部长王伟说:“真的没想到会有这么多韩国留学生的加入,很感谢他们,也很希望韩国留学生和中国学生之间能够亲密无间地交流,共同融入文院大家庭。”同是活动组织方的生活权益部副部长李逸说:“其实生活权益部一直以来都有邀请韩国学生共同融冰的想法,增强中韩两国学生的互动。终于在今年实现了。”体育部副部长张鑫磊在谈及举办新生融冰会的目的时说:“新生融冰会就是想为各



② 初窥文院——2014级新生开学典礼暨第九届谢无量大赛颁奖典礼

2014年9月12日晚6点30分,文学院2014级新生开学典礼,暨第九届谢无量大赛颁奖典礼在国学馆226室拉开序幕。文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孙郁教授、副院长秋幼壮教授、副院长徐楠副教授以及文学院的各位老师及2014级新生班的班主任老师一同参加了此次典礼。

在一段开场视频结束后,孙郁院长向同学们一一介绍了到场的各位老师并致辞。他希望同学们不仅能够“怀着超功利之心,进入到文化的海洋里,与陌生的存在进行交流,增长自己的智慧”还能够锻炼好自己的身体,“在玩中学,在学中玩”。此外,通过回顾文学院历史,他也向同学们提出继承前辈学人精神,开创新时今日之风貌的新要求。最后,孙郁院长还对同学们的学习生活表达了自己的祝福。

接着,朱万曙教授和校友王怡波先生先后对学院的同学们应抱有“大气”、“清气”、“文气”三气,不受功利主义影响,

纯粹而快乐地学习,正直而坦诚地处事。王怡波先生通过对自己工作学习的回顾,给台下的师弟师妹们以中肯的指引和由衷地祝福。
随后,2014级本科生孙天娇同学作为老生代表进行发言,她根据自己在文学院学习生活经历,建议同学们大胆地与学院的老师进行交流。另外,关于如何读书的问题,她还从一个普通学生的角度,向刚入学的学弟学妹们谈了自己的体会:“不要带着改变心智的目的去读书,因为一旦带着这样的目的,读书的乐趣也会在这一目的下消失殆尽。”接着,2014级本科新生沈晖同学也进行了发言,表达了一名文院新生对文字的执着热爱以及对未来的兴奋期待。

开学典礼的最后,由孙郁院长抽取了现场两名幸运同学,获得了由陈雨露校长和文学院各位老师亲笔签名的文化衫。
在随后进行的第九届谢无量大赛的颁奖典礼上,论文评委组组长徐楠副教授和创作评委组

长王以培副教授分别对这次谢无量大赛的参赛作品进行了点评。

徐楠老师首先对这次谢无量大赛的论文参赛质量表达了充分肯定,并就其中的几篇论文进行了简单的点评。王以培老师则以创作组一等奖作品《家族秘密》为例,向同学们提出了文学贴近现实生活,忠实自我内心、展现

深刻思考的要求。大赛评委方俊教授在这之后宣读了本次谢无量大赛的获奖名单。最后,在陈阳副教授的主持下,第九届谢无量大赛的颁奖仪式开始。

激昂欢快的乐曲中,文学院2014级新生开学典礼暨第九届谢无量大赛颁奖典礼圆满落幕。



④ 牛刀小试——新生文艺汇演

2014年9月28日,文院新生白璐和刘宝淇同学在明德堂展示了精彩的舞蹈表演,赢得了阵阵彩声和欢呼声。

其中,刘宝淇同学的肚皮舞表演尤为优美惊艳,每一个动作都给现场观众带去了全新的美感体验。回忆起自己在台上表演时的感觉,她说:“我非常激动,有些紧张的同时又觉得有一种使命感,就是一定要为文院争光!”其实,刘宝淇同学早在在这次表演之前就已经有十分丰富的舞台经验,热爱肚皮舞有四年多的她在考上研究生之后,还得到了北京市健美协会肚皮舞高级教练的资格。

舞台经验丰富的她,在提及自己克服紧张的方法时说:“只要将自己融入舞蹈中就会自然的消除紧张感了。”
台上的完美表现当然离不开台下用心地准备,对此,刘宝淇同学向学生会文化部和前期伴奏的同学表达了真诚的感谢:“伴奏的同学比我更辛苦,因为要练新曲子,尽管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没有演出,但在这里也对他们表

示敬意与谢意!同时也要感谢文院刘欣如同学、余睿睿同学以及研会文体部部长万佳艺同学对这次新生晚会的付出和对我的帮助!

同时,能够成为自己梦想学府的研究生,刘宝淇感到十分荣耀和幸运。她希望未来能够勤思做事,继承人大优良的学风、校风,另外,她也呼吁大家可以在畅游知识海洋的同时广泛参加文体活动,使身心更加健康!

我院另一位参与新生文艺汇演的同学是14级本科新生白璐。有着舞蹈特长的她在文化部部长余睿睿的鼓励下走上了文艺汇演的舞台。在她的印象里,整场活动最感人的一幕是“台前幕后数不清的忙碌身影”。作为一名初到入大的新生,人大附中的她反而觉得人大“熟悉而又亲切”,她说:“人大是一个学霸云集的地方,同时也是生活自由度很高,学生生活丰富多彩的学府。”

⑤ “舞为新生”——九院联合舞会

金秋10月,长假归来,10月8日14点到16点,峰尚盛宴迎来了一场真正的盛宴。一场由雁滩鸟赞助,由文学院,理学院,环境学院主办,国学院,劳动与人事学院,历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信息学院,哲学院协办的联合新生舞会在峰尚二号楼隆重举行。

10月的天已有些许凉意,但这凉意完全阻挡不住新生们的热情。男生们穿着笔挺的西装,女生们穿着华丽的裙子,化着精致的妆容,大家都怀着一颗紧张又期待的心,陆续走进舞会现场。

14点整,伴随着六位主持人的上场,舞会正式开始。首先进行的是开场舞《自由舞社》,活泼奔放的舞姿和欢快的节奏引得现场一片尖叫,瞬间活跃了全场的气氛。接下来的红毯秀更是惊艳非常。各个学院的代表们穿着华美的服饰,两两结伴携手,自信地走过红毯,并且作为学院代表,在签名墙上签下了各自的学院名称。

走过红毯之后,信息学院为全场带来了一首《爱恨》。悠扬的乐声给在场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整场舞会定下了柔美的基调。

精彩的音乐表演过后,现场进入了第一个令人期待的游戏环节:“爱的抱抱”。现场随机选出25名参赛者,根据主持人报出的数字抱团,落单或人数不足的人即被淘汰。游戏一开始,舞台上瞬间变得十分热闹。参与者在舞台中央一块不大的场地上移步抱团,这个游戏将全场的气氛带入了一个小高潮。也使参加舞会的同学们渐渐摆脱了束缚。
接着开始的就是全场的重头戏。我院三位13级的本科生为大家进行了简单的现场舞蹈教学。
在短暂的教学和试跳后,第一支舞的伴奏乐响起。大家分别按照自己面具颜色站在指定的位置,由男生邀请女生进入舞池。许多男生一开始比较矜持,不敢上前邀请舞伴。在主持人再三的鼓励下,终于有人伸出了第一双邀请的手。紧接着,越来越多的同学进入舞池,伴随自己的舞伴翩翩起舞。这时,现场华丽的灯也很应景地熄灭了,只留下朦胧的灯光,为舞池增添一份神秘与浪漫。即使不会跳舞,即使踩错了舞步,大家依然忘我地投入,不再羞涩。一首甜美悠扬的《爱的华尔兹》,伴随着大家甜美的笑脸,将最简单的舞步,演绎出最动人的浪漫。现场气氛达

到了高潮。
灯光重新亮起,大家意犹未尽地下了场。理学院给大家献上一段《甩葱舞》。轻快明朗的节奏配合着欢快的舞姿,赢得现场一片叫好声。

而接下来的游戏“叠叠乐”更将舞会带上一波新的高潮。由主持人在现场选四男四女,两两一组站在四开的报纸上回答主持人的问题,答错就将报纸撕去一半,脚踏地者淘汰。其中,各种千奇百怪的问题层出不穷:“人大四大怪是什么?”、“雪绒花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涮羊肉是哪个朝代最早出现的?”等等。主持人为了让男女生之间更“亲密接触”,可以说“百般刁难”。旁观的群众更齐声高呼“抱起来!”现场欢呼喝彩响成一片,气氛达到了最高潮。

紧接着的“HIGH舞”环节给了现场同学们最后一个与舞伴跳舞的机会。这回,大家放开了许多,珍惜这最后一次机会,更加多的人跳进了舞池。
舞会的结尾是激动人心的抽奖活动。大屏滚动,暂停。在一阵欢呼与掌声中,本次新生舞会圆满结束。

现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男生总结说:“在跳舞过程中,还是会有一些紧张,怕会踩错舞步。”但当记者问起对舞会有什么感想时,他依然表示“舞会精彩绝伦,如果有下一次,我一定会再次参加。”在采访过程中他也坦然透露有多个舞伴,并在舞会中遇到过令他心动的女生。而当一名马院的女生被问到对舞会的感受时,她毫不吝啬地夸奖道:“高端、大气、上档次。”此外,她还建议下次再有这样的活动,应该“事先学好舞步,最好也事先找一个舞伴。”
当然,一场成功的舞会背后自然离不开工作人员们的辛苦付出。现场也采访了一位负责舞会布置与安排的同学谈及这次舞会和上一届新生舞会的区别时,他回答说“这一次的性价比比上一届更high了。”文学院是此活动的最大主办方,现场的2013级工作人员姜一柳表示:“看到大家在精心布置的舞会上玩的这么high,我们很开心,但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参与进来,不留下一个落单的。”



擦肩而过的“歪果仁” 那些文院留学生的人大情

文/本报记者 俞珂 唐亦文 李逸
图/文学院学生会网络技术部 提供

行走在人大的校园里，我们总是能看见来自世界各地的“歪果仁”，无论是金发碧眼、眼窝深凹的白人，还是笑起来一口白牙、走过去扑面香水味的黑人，或者是和我们一样黄皮肤黑头发却满口“恶密达”等等的亚洲留学生。全校共有超过2000名留学生，文学院有近300名留学生，我们每天都与他们擦肩而过，早已没了“你看，那里有一个外国人！”的新鲜，但是，我们对他们的生活与学习又了解多少呢？在文学院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中，他们，又是否感受到温暖了呢？

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揭开留学生群体的面纱，感受那些文学院留学生的人大情。

一、擦肩：在我们身边

9月17日，文学院2014级本科新生与韩国留学生在教二草坪进行了新生融冰活动。这次活动可谓是大一新生与留学生的第一次交流。中韩学生们围坐在教二草坪上，进行一番简单的自我介绍后，便开始了游戏。简单的“衔水杯”和“五毛一块”的游戏，让中韩两国的学生逐渐放开了刚开始的拘束与羞涩，气氛十分的活跃。而当留学生们面对游戏惩罚时，表现得也毫不扭捏，痛快地给大家唱歌并伴舞，展现了留学生们活泼开朗的热情一面。活动最后，有许多中国学生与留学生们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打算与留学生建立更深厚的友谊。

10月10日中午12点，文学院与理学院在足球场进行足球比赛，比赛最终以四比一的

大比分宣告文院的胜利。而在这场比赛中，留学生可谓是贡献巨大。在文院上场的9个人中，有6个是韩国留学生，他们构成了文院的主力军。比赛过程中，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相配合，一起欢呼，一起互相加油鼓气，表现得十分融洽。比赛结束后，记者采访了几个上场的留学生。文学院2013级韩国留学生梁基正表示，与中国学生一起踢球的感觉不错，交流完全没有困难，他还幽默地说：“因为运动是全世界的共同语言。”当被问及对文院获胜感想时，他开心地说：“我为胜利感到高兴，但其实就算比赛输了，我也会很开心的，因为我们已经享受了一起踢球的乐趣。”同时，他还表示对场外观众的加油声非常感动，觉得他们“给自己的

朋友加油，很善良，很喜爱自己的学院。”另外，文学2012级的中国同学丁朝圣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和留学生配合比较好，并对留学生的球技评价很高，坦言“技术比我们好”。他非常希望能和留学生们在足球以外的平常生活中有更多的交流。不仅是在场上驰骋拼搏的球员，现场旁观加油的观众也为中韩同学共同拼搏的精神所动，其中一名观众对留学生队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觉得他们很棒，真的是很用心的在踢球，非常感动。”一直与文院足球队走在一起的文学院学生会体育部部长、2013级本科生王伟说：“韩国留学生在这支队伍中非常重要，希望中韩学生通过体育多多交流，增进友谊。”

三、携手：做交流使者

虽然留学生们成了文院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我们能够在各种场合看见他们，虽然他们也活跃在一些文院的活动，但是我们对他们却知之甚少，对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一片茫然，更不会在偶遇的时候像普通同学一样打一个招呼。他们有自己的留学生宿舍，有留学生餐厅，有着和我们不同的节假日。因为语言，文化习俗等种种因素，我们与留学生之间还存在着鸿沟。

来自韩国的留学生梁基正表示文学院的留学生与中国学生是分开，很多韩国留学生自己组织活动，只参加韩国留学生学生会组织的活动，而很少与中国学生有共同活动与交流，他表示：“有时候感觉自己像在韩国上学”，语气间颇有些失落。于此同时，来自文学院2014级的本科新生王昌

冰会和留学生们一起做过小游戏，平时在路上能看见之外，他对留学生们的了解很少。他坦言自己有与留学生交朋友的愿望，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去尝试，他说道：“老实说，沟通上我觉得应该不会太大问题，有的留学生汉语口语很不错，日常交流完全没有问题。文化差异是有，可我认为这不应该成为阻碍。最有可能的还是我们分开上课，交集太少了。”在交谈过程中，他也对不能与留学生一起学习、交流表现出极大的遗憾。王昌冰的感受不是个例，2013级本科生王伟在上学期和韩国留学生一起上篮球课前也从未接触过留学生群体，即使在同一个体育课堂内，王伟和留学生们也极少交流，在他看来：“中韩学生在共同的活动之外都没什么主动的接触，在各自的圈子里活动。”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留学生的学习生活，记者采访了留学生语言进修班的班主任白鸽老师。“留学生的课程设置与我们是不同的，每个留学生的个人情况不同，对课程的接受和理解程度也不同。”白鸽老师表示，每个人都会对课程有不理解的地方，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在意这种‘不理解’，也不是每个在意的人都能勇敢地提出来。”白鸽老师还表示，作为语言进修班的班主任，有时学生会跟她反馈其他课程的上课情况，生活中遇到语言交流困难时也会偶尔找她帮忙，但总体而言，与她交流的学生还是不多。留学生们大多数还是都生活在自己的留学生圈子当中，他们并没有许多与中国学生发展友谊的机会，没有真正融入到文院大家庭中。



左图为韩国留学生在新生融冰会上参与游戏；上图为文学院韩国留学生在足乙赛场上奋力拼抢。

二、而过：行走在边缘

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之间的鸿沟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去化解，去跨越。这就需要更加主动地去了解留学生的内心。

文学院2014级本科新生王昌冰在采访过程中对于与留学生的交往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兴趣，他非常期盼能多几次和留学生的共同活动，他说：“我觉得生硬地举办一次类似融冰会的活动并不能真正起到交流的目的，最重要的还是增加双方接触的机会，从生活上，学习上，语言上……

这样才可以渐渐熟悉，互相认识，逐渐成为朋友。”同样，2013级韩国留学生梁基正也表示，希望能与中国学生有更多的交流，希望类似足球赛等中韩学生能共同参与的活动越多。

由文学院学生会生活权益部举办的芝加哥大学语言活动作出了搭建沟通桥梁的努力，十余名来自文学院的中方同学与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留学生一对一结对，一方面帮助留学生了解熟悉中国、适应在人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是对中

国语言的一个语言和沟通的锻炼。10月12日，全体语伴和芝加哥大学留学生一起攀登长城，在中国风光之外，留学生们更多地是结识了一些友好热情中国朋友。

体验人大，遇见差异。芝加哥大学留学生Eric Qiu对人大男女分开的寝室安排感到奇怪，他说：“在生活里你必须处理好与异性的关系，毕竟他们占了世界的一半。如果大学想为你真正融入社会现实做准备，就应该在社交方面也再下功夫。”



图为文学院足球队在足乙比赛中战胜理学院后的合影。

链接

国际文化节

在每年的秋季学期，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交流处及留学生办公室主办的国际文化节都是一场留学生和中国学生共同参与的盛会。2013年10月13日，以“筑梦中华 四海一家”为主题、以“Dream to Chase World to Embrace”为口号的第十四届国际文化节拉开序幕。世界各地的服饰、美食、音乐、表演等齐聚明德广场，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参与了本次国际文化节风情展的展示。

自2000年起，IDEA国际发展交流协会就在学校国际交流处及留学生办公室的支持下，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文化交流节”，后来更名为“国际文化节”。十四载时光荏苒，在留学生办公室和每一届学生的不断努力下，国际文化节已经成为了人民大学校内最有特色、影响最大的学生国际文化交流活动。

国际小学期

自2009年起，中国人民大学每年在暑假期间举办国际小学期，为期4周左右，主要包括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文化、中国发展系列等中国研究系列课程，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前沿及学科通识课程，同时聘请了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瑞士、丹麦、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多所一流大学教师授课。

学校还积极面向全球招收国际学生，并对国内其他高校学生实行开放注册。2014年，共有399名境外高校学生参加人大国际小学期，和人大学生一起学习。

用理想之花点缀领航红船

——专访文学院2014级新生预备党员王超

文/本报记者 陶天衢
图/受访者提供

“一二一，一二一，向右转……”从清晨空旷的操场传来了响彻校园的口号声，仿佛一把利剑，击破了积蓄一夜的压抑和寂静。愈来愈近了，很快，一队身穿迷彩服的学生转过花坛，向着操场跑来。队伍中，大多数人脸上都带着困倦，不时有人因为耐不住寒冷而搓一搓双手，不过，那整齐的步伐、坚定的目光，都在诉说着这群新生党员的不同寻常。王超，这个来自北方的小伙子，就是其中一员。

困难

——用现实的汗水来冲淡

这群不寻常的人都是“红船领航”活动中的新生党员。每天早上5点，当室友们还沉浸在梦里的时候，他们就得挣扎着起床、洗漱。他们还必须顶着刺骨的寒风、勉强睁着惺忪的睡眼，完成那些似乎过于残忍的训练任务。

作为文学院的新生党员，王超也不例外。他告诉我们，新生党员一直采取军事化的训练，所有的新生党员都划归到连和非中去，基本的跑步、徒手操是他每天训练必不可少的内容，而每周六还有部队式的队列训练。“除了这些严格的体能训练，我们还需要进行理论学习。我们连队就会定时讨论党的经典政策或最新决议，这对我们理论素养的提高很有意义。”当问及他对这些训练的看法时，我满以为他会一脸倦容地诉苦，没想到他却只是轻松地耸了耸肩，反倒和我开起了玩笑：“文明其精神的同时当然也要野蛮其体魄嘛。其实我们的训练强度跟真正的军队还是没办法比的，这么一想，我们的训练恐怕是太‘仁慈’了点。另外我也觉得，如今大学生的身体素质不是很好，这样的体能训练也能够让我对身体素质的提高重视起来，也是一件好事。”

“生活中，我也愿意在困难中磨砺自己，”王超说，不论有多苦，他总能在苦中发现乐趣，并用困难中洒下的汗水去滋养理想。他平时喜欢读书，特别是来到文学院以后，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去读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在众多的小说中，王超最爱的是《狼图腾》，其中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狼群在无数的苦难中任然坚持生存的毅力。王超在这本书里得到了很多精神的力量，让他在苦难中从不放弃自己。“生活总需要一点神性来支撑，不然就太无望了。不过，神性不一定是宗教信仰，它可以使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执念，伴你走过生命里的浮沉，达到更加圆融的结局。而对于我来说，这

个神性就是我的梦想。”

责任

——用承重的肩膀去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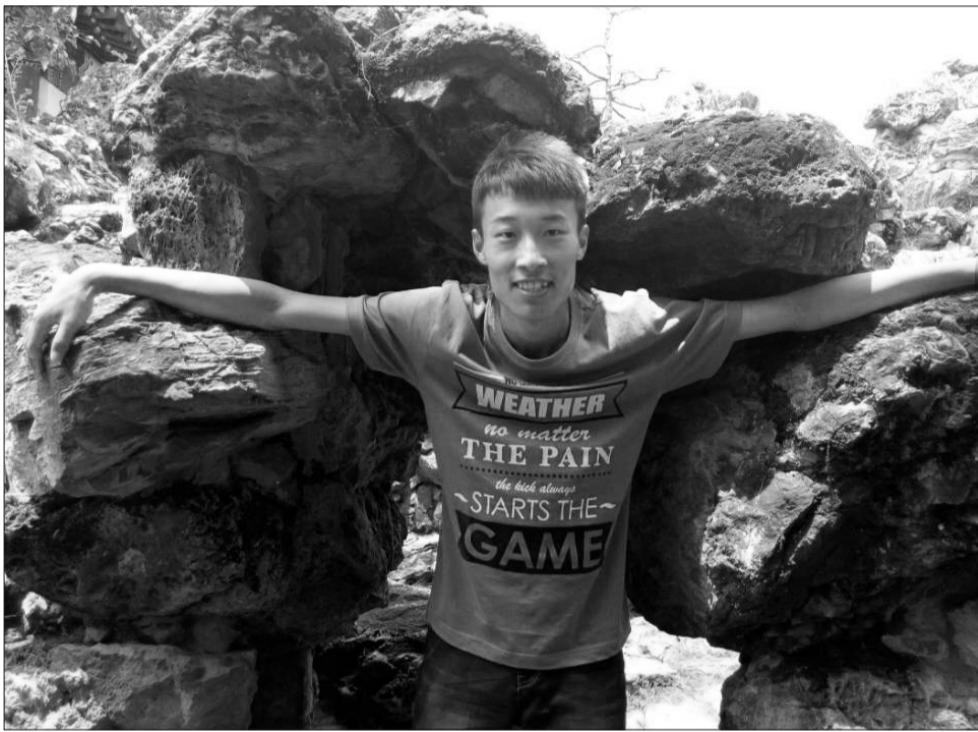
除了阅读，王超还会在社团活动和社会工作里锻炼自己。在院内院外的公益活动中，他似乎“无处不在”：学生会举办的新生舞

“很多新生在听说社团的繁杂工作后，都觉得会影响到自己的学习，往往把退出逃避作为第一选择，可我不太认同这样的做法。我觉得社团工作能够让我学习到很多东西，能够让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帮助到其他人，更重要的是，会收获很多同伴。每一次的社团活动，师兄师姐都会带着我们一起完成，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坚守。”王超从这群同伴中得到了很多坚持下去的力量，他特别强调了在人文楼102的那些熬夜赶制策划书的日夜，让他感受到了一个社团里成员间的默契与温情。

在2014级的班会上，王超参加了班委竞选并顺利担任了班长一职。“我知道班长这份责任不轻，平时的信息传达、活动组织都需要我去做。在未来，我会协助老师好好管理班

级的各项事务，努力使我们这个新成立的班级走得更顺利。”

无论是“红船领航”新生熔炼活动，还是新的社团工作，王超都努力把自己调整到最好的状态去应对。“现在我的课外活动很丰富，但我也在课程的学习当中逐渐感受到了我们中文系的魅力。尽管有的时候兼顾学习和社团有些困难，让我感到力不从心，但我想在未来我会努力让自己强大起来，在阅读好一本小书的同时也阅读好生活这本大书，有一个更加充实的大学生活。”



军训感怀

从军行

文/2013级本科生 张逸文
图/2013级本科生军训团

昌平粗糙得略有些生硬的月色，从宿舍楼前那棵棕榈树茂密的枝叶间流漏下来，细碎细碎的，似被剪成了边角料类的东西，尚未及落地，一阵劲风刮过，大树的枝叶不由自主晃动起来，原本密集均匀的月光被搅成恍惚的一团，滩在地上，化作凛然的寒意与满地秋声。

我把脖子向迷彩服内缩了缩，看一下表，才四点整，而我已经在自己的哨位上站岗一个小时了。

四无人声。我打了哈欠，放眼望去，唯有静立在月光下的这株棕榈与我形影相吊。它碧绿的叶子在乳白的月光中被洗成一种近于海水的淡蓝色，还似隐隐透出一种植物的气味，这味道也仿佛是蓝色的，带着些忧郁，是月光与棕榈交融的味道，有那么点孤独的意思。

于是，某种哀伤的情绪被轻轻触碰了，如乍起的波纹，在我心头荡漾开来。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天上的那颗星星。整个夜空漆如墨染，一声不响，仿佛沉睡在一个黑色的梦里，皎洁的月亮倒似这空中被剝出的一个缺口，是进入这梦境的门。那颗暗淡无光的星星悬挂在那摇摇欲坠的夜里，夜是这样高，它很危险了。在别的星星都已经甜甜入睡的时候，它却孤独地清醒着，不，或者说清醒地孤独着更好一些。一时间，我觉得我和它的距离好近，眼眶不自觉湿润了。

忽然好想家。想念母亲做的饭菜，想念父亲慈祥的笑容，想念家里舒适的生活。也曾憧憬过，那裹上一身戎装的迷彩青春，去领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边塞风光，去感受“日轮轮霜戈，月魄悬雕弓”的铁血疆场，却体会“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的英雄豪壮。但当我真的来到这里，我才失落地发现，自己过去未免太书生意气了。原来，我们所崇拜的战士们，也不过是最普通的人，他们每天也要整理内务，像清洁工那样去打打扫扫不堪的马桶；他们每天更多的时间也是投入到军姿走步的训练上，而不是上阵杀敌建功立业的过程中；他们每天也要去挤那千人济济的食堂，吃这淡而无味的饭菜。曾经那“人依远戍须看火”的军旅生活，原来不过是我天真单纯的一厢情愿。越是这么想，我对家乡的怀念也就越为深切了。

我叹了口气，抬头继续看天上的星星。泪光中的星星，大而模

糊，泛着绿色的棱。漆黑的夜空仿佛一块不透明的镶嵌玻璃，把这颗星星死死卡住，在这黑玻璃后面尚有许多星星，都是这被卡住的星星的亲朋好友，可它自己却被锁在外面，不能到它们那里去了。

昨天在食堂帮忙打扫卫生的时候，一位负责炊事的教官坐在一旁，和同事们聊天。他指着自己的军靴调侃：“我这双靴子已经穿了七个月了，再穿四个月就可以回家过年啦。”我知道，这一句漫不经心的调侃，其实是带有很多况味的。我忽然在想，自己不过是一个临时过来军训的学生，尚且不免牵动思乡之情，那么年复一年戍守在这里的将士们，他们对家乡的想法又该是多么的炽烈啊？我们在此军训的时间不过只有两周，对艰苦生活的结束好歹总有一个盼头，可是这种艰苦的日子，战士们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呢？如果说思念的感情可以转换成一种空间意义上的长度，随着时光的流逝而不断延长，那么一个士兵的思念将会有何等的高度啊？如果说人们思念的感情可以累加，那么战士们的思念又会占据怎样的空间啊！

东方微微开始泛白。不知不觉中，夜色将尽。这个夜空逾变逾薄，薄得快透明了。月亮的光辉也逐渐消失了，这个黑色的梦怕是要醒来了。而那颗孤独的星星却仍然在闪烁着，用它那点微弱的光芒守望着黎明的来临，颇有些骄傲的意思。正是因为它的守护，这个漆黑的夜晚被安静地度过了。虽然它最后的光亮也不免淹没在白昼的日光中，可若说一个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
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王昌龄

昼夜的轮回便是一粒星辰生命的周期，那么它无疑用自己的行动实现生命中最高尚的价值。

忽然我笑了，我把头上的帽子摘下，仔细端详着帽子上绣着的红五星。天上的那颗，不就是帽子上绣着的这颗么？

已经五点钟了，我走向宿舍楼，该换下一班了。

于14年9月29日夜





文/本报记者李薇孟雅 图/2013级本科生 瞿思齐

青春集合在军旗下

往：不一样的青春共同成长

十八连三排的苗教官，有一口整齐的白牙。我们问他：“教官，你用的什么牙膏啊，牙齿这么白？”他就笑，白牙又露出来：“因为我黑嘛！用的当然是黑人牙膏！”

听说苗教官是九五年的，我们惊讶于他的年轻之余，也有了一种亲近之感。可我们向他求证的时候，他却故意板起脸来：“我像是九五年的？难道不像八八年的吗？”但他也从来没有正面否认过。

三排人多，训练的时候总是分成三个班，他自己带一个，又分给其他教官两个。训

练场的阴凉有限，三排一大堆人在一片树荫里眼巴巴地看着他，可限于场地，他还是把七班分出去了，到仓库背后的一小片阴凉里去。休息的时候他想要弥补，就跑到七班说：“咱们交换场地吧！”七班就对着他唱：“当初是你分开，小分开就分开……”他又笑，露出一口白牙。其实大家都懂，不想让他为难。他为我们想，我们也得对得起他。记得第一天的时候我们抱怨只有三排在太阳底下训练，不公平，被连长训了，情绪低落，他便趁着三排集合的时候，又

对我们好言相劝：“大家都是聪明人，要做聪明的事。”虽然不是什么漂亮话，也不是什么深刻的话，可我们心里还是安慰了。

苗教官训练的时候虽然严格，但一点都不刻板。七班的训练场地和他带的班临近，他和七班的潘教官关系也很好，总会训练小有成就的时候，喊上潘教官比上一比。休息的时候他也会朝七班那边喊：“哥！组织你们班的人来拉个歌儿呗！”必要的时候，他们也会交流交流训练方法。有一次他就在演示正步行进中敬礼，

又笑出一排白牙。虽然是在阴凉里，我却觉得那里像有一轮太阳。尽管他一直没承认过自己是九五年的，我想我们的年龄还是差不了多少。只是他的年华交给了军营，我们付了大学。从他那里我们学到的不仅是军姿、正步这些军训项目，更是和我们平行的另一种人生。然而它们又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青春。与其说是他训练我们，不如说是我们共同成长。

来：教官的短信

军训结束后，大家开始对曾经苦不堪言的训练日子怀念起来，对又爱又恨的教官们想念起来。而就在军训回来后的第二天，坐在第三届汉学大会

的开幕式上，不少妹子们收到了一条短信，来自一个有二十岁，长着一双大眼睛的，被众多妹子捧为男神的教官——刘韵鹏（蹦蹦）。

十八连的姑娘们：

最终临别也没有说出祝福，只因在部队呆得太久，有许多情感不懂得表达，望见谅。

你们很棒，每一个人都是，我看见了你们的坚持和忍耐，我相信在这十二天当中，很多人初步理解了什么叫集体，大家都为了这个集体的荣誉而奋斗，第一次走方阵成绩不理想脸上的失落，到合唱第二名时洋溢出的骄傲，也许大家都没意识到，这就是身上体现的集体荣誉感。每一个人对大家的付出，大家对每一个人的不抛弃不放弃，就形成了集体，成就了我们十八连。集体能战胜一切。

希望你们珍惜和维护好身边的集体，不管它大小，或许人生的转折就在里面也说不准呢！

还有，谢谢你们，你们给我们枯燥的生活带来了激情和欢乐，谢谢。哈哈，你们知道吗，昨天把你们送走之后，中午觉都睡不着了，心里面空空的，真的和失恋了一样。你们是我带的第一批学生，也是最后一批，我会用一辈子去铭记！这十二天的收获是一笔财富，要珍惜。

可爱的姑娘们，祝你们越来越美丽，生得美丽、活得美丽！（只有你们几个留电话了，麻烦扩散给所有十八连的成员。）

蹦蹦



2013级军训辅导员陈涛老师专访

记者：同学们都知道您是指导员，但大家整天忙于训练，很少有机会了解到指导员的具体工作是什么。听说您经常要在团部开会，很辛苦。那么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指导员的工作吗？

陈涛：指导员的主要工作是确保参训学生的身心健康，协助连长工作，调动学生的训练积极性，保证军训任务的圆满完成，协调好与部队参训干部之间的关系。其实教官和指导员的职责都是为了保障大家军训的顺利进行——教官由军队的军人担任，主要负责大家的军事训练，而指导员则由学校的老师担任，主要负责大家的文体活动。当然，我们每天早上还晚上都要开例会，除了分配

日常工作（各种文体比赛、党委建设、分月饼水果、传达通知等）和应对紧急状况之外，指导员们还有一些文体活动。各连的指导员们非常和乐融融地度过了这两个周的时间，我因此认识了几位特别好的“战友”，现在还经常一起吃饭，这也是军训的一大收获。

记者：拉歌比赛中，您为十八连写了一首小诗。从“军中开遍姐妹花”到“不让须眉耀中华”刚好很精致的连接了《女兵谣》和《爱我中华》。这么巧妙的一首诗，您是灵感突至呢，还是花费了一番心思呢？或者说您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陈涛：其实这是一柳和欣如她

们给我出的难题（笑）。她们说朗诵词的末句后两个字最好是“中华”，这样接上大家齐声有力的歌唱“爱我中华”，效果会非常好。也没有什么“灵感突至”或者“创作过程”，我当天回寝室就按她们要求写了，其实当时还有四个字的版本，只不过被砍了。我大概每天回寝室都会写些东西，有的受邀给了《迷彩青春》，有的自己保留了。

记者：女生们都对您现场教唱《女兵谣》的过程印象很深刻。我们知道您曾是合唱团的成员，所以声音很好听，音准也很好。这次据说您也参加了指导员们的合唱比赛，还一天排出了八个人的三重唱。但是

大家几乎都不知道这件事，您在此披露一下吧~

陈涛：我们也是临时被纪老师点出来参加慰问演出的（笑）。纪老师认为我们几个人是指导员中的文艺骨干，因此强烈建议我们出个节目，同艺术团一起给军官和士兵们表演。于是我们最后决定的曲目是《当那一天真的来临》，是一首雄浑而优美的军歌，教官们可能也都教大家唱过了。演出的那天晚上就是大家汇报表演前的“休息夜”，按道理教官们是应该来礼堂观看表演的，但我们连的几个教官为了组织大家的活动就没有去看。

